

随笔苑

我是女儿的“哨兵”

岳立新

视频接通时,女儿远佳裹着厚厚的长款羽绒服,鼻尖冻得已经泛红:“老爸,这边已经接近零下二十度了。”她呵出一团白雾,扬了扬手里的一个大红本,眼睛笑得弯弯的,“这是刚刚颁发的全国高校精英挑战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的证书。”

敬礼!视频里,我一个立正,以一个老兵标准的军礼向女儿祝贺。

这是我女儿走进大学的第二个冬天,这个在部队大院长大、打小就有良好习惯和主见的小姑娘,如今已经逐步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。

不禁想起八年前,我离开部队后的第一个夏天,全家从潍坊搬迁至烟台。对女儿远佳来说,这不只是地理上的搬迁,更是一次学业上的“强行军”——女儿在潍坊上小学六年级,来到这边,初一距离期中考试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。因为义务教育五四制和六三制的差异,她必须用二十八天时间,追赶别人一学期的课程。

报到那天,烟台大学附属中学的班主任看了看日历说:“孩子一天初中还没上过,要让孩子再上一年小学五年级?”语气里是善意的担忧。

女儿抬起头,在部队大院长大,军人的血性似乎已经渗透了她的血液,她说:“老师,请给我一次机会。”

那天夜里,女儿房间的灯光亮得很晚。第二天一大早,客厅墙壁上便出现了一张手绘的“作战图”:二十八天,每天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半,每个时段都标注着不同的追赶内容。最上方一行秀气的字却力透纸背:不问来路,只赴前程。

看着这八个字,本来和老师一样担心的我,眼角禁不住有些湿润。既然女儿已经做出了选择,我就要义不容辞地做好她的哨兵。

于是那些日子,我看着女儿像冲锋的战士一样,扑向初一那两大摞课本。早上天还没亮,女儿就已经起床洗漱,然后到阳台背诵语文课文、英语单词,我就默默准备好她的早餐;深夜,看到女儿已经困得直点头,我就冲好一杯牛奶悄悄放在她的桌边。虽然苦累,但我看到,女儿用红笔在日历上划掉每一天时,眼里总有一种不服输的锐气。

二十八天的坚持与努力,女儿走进了期中考的考场。成绩揭晓那天,班主任的电话里充满兴奋:这孩子太厉害了!总分班级二十五,语文年级第一!

那一刻我在窗前站了很久。那个从零起跑的孩子,仅仅用二十八昼夜的“急行军”,便完成了一个看似几乎不可能的超越。我突然意识到:我哨位下的女儿,骨子里已经成为一个兵。

高中三年,女儿稳扎稳打。高考后的那个夏天,去往大学的列车启动时,我在站台上对她敬了个军礼。女儿隔着车窗,回以同样的姿势——那是我们之间独有的告别。

让我没有想到的是,大学才是女

儿真正崭露锋芒的战场。

十八年来,女儿的人生就像部队大院的作息一样规律。可大学呢?那里不会有人告诉她路该怎么走。走进大学校门,再也没有人规定早读背单词的具体时间,也没有班级排名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,她再也不会听到我或她的老妈每晚检查作业的脚步声。但这些丝毫影响不了一个自律已成习惯的孩子。大学第一年,当同龄人还在适应大学生活时,她已拿下了英语四级。大一下学期,在备战英语六级的时刻,辅导员在微信群里发布的一个比赛通知——“全国高校精英挑战赛”再次吸引了她的目光:这种难得的锻炼机会可不能错过,毕竟大学四年的时光太过短暂。这时候女儿的眼神,像极了小学转学时那二十八天里的模样。她们不同专业的四个同学一拍即合,组成“不要掉队”团队,开始了她走进大学后的第一次大赛征程。备战是紧张的。不知道她们一起熬了多少个夜晚,牺牲了多少周末时间。我再次选择成为女儿的远程哨兵。隔着上千公里,通过电波守望她的征程。视频里,我与她们团队一起熬夜到凌晨,一起讨论方案、主题,一起反复打磨着每个细节。

汗水不会白流。校赛,她们过关斩将,以一等奖的成绩晋级省赛。省赛,她们再次攻城夺寨,把一等奖收入囊中。直到在视频中,女儿告知我她们获得了全国总决赛一等奖的消息。在对着镜头敬军礼的那一刻,我这个在部队摸爬滚打了二十年的老兵,竟湿了眼眶。

从那天起,女儿的捷报接踵而至:英语六级再次高分通过,学习成绩、综合排名双第一,省级三好学生、国家奖学金……而最让她珍视的,是成为她们这一级首批预备党员。电话里她的声音有些颤:“老爸,我终于向您看齐了。”

这个寒假,我们一家四口到海边散步。刚下过一场大雪,烟台的清晨也是寒风刺骨。海边,一群老人不畏冷风如刀,毅然乐呵呵地扎入水中。女儿静静看着,忽然说:“老爸,这就是您常说的‘战斗精神’吧?不只在战场,也在生活。”那一刻我明白,十八年前在部队大院跟在兵叔叔后面学步的那个小女孩,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神阵地。

放了寒假,女儿又可以与我们天天相守度过一个多月的时光了。前几日,我在女儿的书桌上,看到她还没写完的党员思想汇报:“我的父亲是名二十年兵龄的老兵。他虽然从未替我走过半步,却始终站在我能看见的地方,像哨兵守护阵地一样,守护着我的成长。这个老兵让我明白:最好的守护不是遮挡风雪,而是相信你能在风雪中走出自己的路。”

我笑了。哨兵的职责是守望,而我守望的这个年轻人,已经成长为比我更勇敢的战士。

行走者

天南名胜仰文豪

石建波

在星汉闪耀的中国古诗词作家中,我最崇拜的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,怀揣这份久违的仰慕和虔诚,很希望走近苏东坡。春节前夕,终于有了这样的机会,从苏东坡任职过的登州(包括今烟台和威海)不远数千里来到儋州,参观海南省著名的人文景观胜地——东坡书院,探寻苏东坡在儋州期间的人生旅程和轶闻趣事。

东坡书院位于儋州市千年古镇中和镇东郊,这里湖水荡漾,风景秀丽,掩映在绿植密林中的东坡书院,古木幽茂,群芳争艳;亭台殿堂雕梁画栋,古朴庄重;铜像组雕玉树临风,栩栩如生;碑刻碑文纹饰精细,记述翔实;楹联匾额浑厚秀雅,对仗工整。环境幽雅、底蕴厚重的东坡书院令人叹为观止,肃然起敬。

在导游的引导和娓娓讲解下,我依次参观了头门、载酒堂、大殿、耳房、载酒亭、望京阁、陈列馆、迎宾馆、钦帅堂、钦帅泉、东坡井等名胜古迹,这些名胜古迹大多为后人在原址重建,每一处都有历史渊源,每一处都与东坡先生有着密切的关联。900多年的时空变迁,东坡先生的生活经历、传说故事,有的流传广泛,历久弥新,有的沉匿市井,不再清晰,然而,这并不影响世人对东坡先生的崇敬和怀念。

随着参观的深入,对东坡先生被贬儋州的经历、东坡书院的演变有了更多的了解、更深刻的认识。北宋绍圣四年(1097)4月,苏东坡被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,同年7月抵儋州,初居官舍,后被逐出官舍,建桄榔庵居住。11月,与军使张中同访黎子云,众人欲醖钱建屋,东坡欣然赞同,并取《汉书·杨雄传》载酒问字的典故,命其屋为载酒堂,自此载酒堂成为苏东坡往来游息、以文会友、敷扬文教的场所。明代嘉靖二十七年,载酒堂(1548)改称东坡书院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载酒堂几经兴衰,数次重建修缮。1982年,广东省、海南区、儋县人民政府分期分批拨款重修书院,保持现状至今。

厚德载物,功在千秋。东坡先生对儋州最大的功德莫过于办学堂,传道授业,对求教于门下的海南学子,谆谆善诱以教之,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知识,开创儋、琼人士科举及第之先河,其学生姜唐佐考中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。东坡笠屐铜像、东坡讲学组像,分别矗立在书院的不同位置,无声诉说着他手握书卷,风雨兼程,讲学明道,尽己所能开教育之风,泽被琼州的故事。

金子有价,民心无价。北宋

时期,儋州被称之为蛮荒之地,不良民风、陈规陋习约定俗成束缚和桎梏着黎汉百姓。东坡先生心系黎汉,用金子般的心,春风化雨,滋润着荒芜的儋州大地。他劝化黎汉,相亲团结,奖励农业生产,破除陈规陋习,改变不良民风。他关心民生疾苦,为百姓办了许多力所能及的事情,受到儋州黎汉百姓的尊敬爱戴。陈列馆文字图片中,有一个小故事:黎民风俗,生病不求医问药,而是杀耕牛向鬼神祈祷,东坡看到这种情况痛心疾首,然而自己毕竟戴罪之身,无职无权,力量微薄,于是他想了个办法,抄写柳子厚的《牛赋》给琼州的僧人,借此劝导黎民爱惜耕牛,改变有病不求医而杀牛祭鬼的陋习。

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苏东坡先生的一生坎坷跌宕,宦海沉浮,责授琼州别驾是其中之一,也是人生最后一次被贬。逆境是人生的不幸,也是玉汝于成的磨砺,东坡先生逆境不坠青云之志,被贬仍拥有自己高雅的精神生活和追求。他彩笔颂扬儋州,留下200多首诗文词赋,以雄浑有力的笔触,讴歌黎民百姓,鞭答人间丑恶。在载酒亭,导游曾绘声绘色地讲述苏东坡与当地农家妇女斗诗和词的生动故事,这只是与当地百姓探讨诗文的一个精彩片段。这些诗文结集为著名的《海外集》,成为东坡先生一生创作的最后锦绣。

三年儋州生活,在苏东坡身上发生了太多的故事,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。儋州留下的苏东坡古迹较多,如:东坡路、东坡桥、东坡湖、东坡闸、东坡坐石等等,这些以东坡命名的古迹,大多出于世人对东坡先生的敬重,记载着他在儋州平凡的生活,不平凡的印记。儋州已形成浓郁的东坡文化现象,赋予了新的内容和现代元素,从更宽泛的角度传承和弘扬着东坡文化。

高山仰止,儋州之行了却了我多年心愿,苏东坡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,他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、空前绝后的大文豪,还是一位敢于直面人生、仗义执言的侠客;不仅是一位关心人间疾苦,甘为百姓做事,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官员,还是一位有血有肉、有情有爱的好丈夫、好朋友、好兄长、好父亲。做人做官做事、作诗作词作赋苏东坡皆为楷模,正所谓:道德文章千秋颂,才华气节百世尊。

“大江东去,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”,在后世人们的心中,苏东坡永远是一位千古风流人物。